



新錫校正評註分類百子金丹全書卷之五

溫陵 郭偉 士俊父 蒐選

淳陰 王星聚 奎徽父 叅訂

男 郭中吉 在中父 彙編

內編 心性類

能完真我

吾無賓賓以立言如賓世之役我者吾賓之吾無主主是心之應事者我之宰世者吾主之吾無臣臣以形之服我者吾臣之吾無君君是性之宰我者我之降形者吾君之夫孰能主我而賓世乎夫孰能君我而臣形乎賓不認主賓去矣臣不奉君君亡矣吾無去賓吾惟不棄主吾無亡臣吾惟不替君君其臣主其賓是惟有我我之所以為我者貴吾無失其貴所以完我

林李神評

無失其貴所以完我八字可當一部性理書孟子之所良貴正謂此也賓主君臣之名亦奇

聖人為腹不為目

五色九彩者目也令人目盲盲目失明也五音聾也令人耳聾聾失耳聰也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老子

李惠公評

此言聖人雖目遊於聲色臭味芬華之中所為在腹而自然融化和不有亦是名言也

守宗保始

莊子

魯有兀者王貽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李問於仲尼曰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魯國之半也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從而未往耳言將往而師事之也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李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王猶勝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燼變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宗主也謂此心乃萬物之

主宰 常李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寓而游心

乎德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言不以生死常事自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

為最之哉最推尊仲尼曰人莫鑑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

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微保始者保養其初心也不懼之憂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

地府萬物真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施存梅評

人皆謂莊子祖老氏為異端之學觀此守宗保始之語乃見道極分明者特侮弄聖人夫之被腹所以驚世耳

駢枝仁義

駢拇枝指駢連合也拇大指也枝歧出也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廕贅余肉也廕虛廕也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之外

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內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

聰明之用也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音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

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拔德塞蔽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累瓦

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舉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王觀濤評

語義皆開老莊并仁義然細觀其言非并仁義只欲人莫多分於仁義之用只當其仁義之本性而行仁義即是道德也特言之過激所以勸儒者去端耳

道在無心

齧缺問道於披衣此二人皆莊子假設其名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情也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即衣復德將為汝美道將為

汝居汝陳焉如新生之懷言其無意他役也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悟道在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韓仲求評

此即無為所不為無欲所不欲之意但槁木死灰之喻不充太甚乎莊生正借太甚之語始為奇也

人情因其自然

惠王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此二句正見自然處，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人生之初，萬情具備，只要無失，即與可益。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情，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鄭申甫評

此章議論極純，正極精微，可與大學中庸相表裏。大道只在以自然為情稱之為南華經，有由然也。

真性在常然

莊子

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勺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啗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今謂古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於道德之間？為哉？言真仁義不待有心安排也。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陳聖邑評

莊子非真心，非虞舜也。特念世之偽仁義者，皆借舜為名，故借虞舜為罵名，以洩其忿耳。

憤心非仁義

莊子

孔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言目失其正也。夫仁義，憤然乃憤吾心，憤然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於子者耶？夫鵲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洵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丘毛伯評

大意謂仁義不可強，為我心有然自之仁義，天下亦有自然之仁義，率其自然，則天下俱化矣。化其議論見誠俱出，告子上上。

仁義遊心於忘

莊子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此即有意安非。非自然也。許由曰。而奚來為。軻夫堯既黔汝以仁義。而刺汝以是非矣。刺。刺鼻之。刑曰刺。汝將何以避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即推變通達之通。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來成。來成謂來此以全其真也。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子餐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楊復所評

得金乎天

始抑之。終救之。此行文抑揚法也。世人多能辨。但一出莊生。自是一段奇特。不可及。

關尹子

列子問關尹。關尹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行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笑下樂。推而不原。非喜。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宇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魚語女。女音汝。凡有貌義聲色者。皆物也。之自高。故推不慄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宇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魚語女。女音汝。凡有貌義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至昆蟲。皆形聲之物。與物何以相遠也。何者。獨達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足相先也。以相先者。惟自然也。物以形聲相觀。則無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何者。獨達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足相先也。以相先者。惟自然也。也。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亦形聲欲窮其發始者。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無端無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所至皆使無間。無後遺於羣生焉。夫若是者。其天也。並遊。豈得無終始之所乎。臺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所至皆使無間。無後遺於羣生焉。夫若是者。其天也。宇全神無卻。卻。卻。物。笑。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還遇也。物而不懼。遇而不彼得金於酒。而猶若是。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金於天乎。得金於天者。自然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不問性分也。其設喻取譬。並皆粗淺。但其薄聲色為外物。而以德性得於天全。此至當的確語。識見出告子上上者。

蕭伯玉評

士慎漸染

得於天全。此至當的確語。識見出告子上上者。

荀子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正其漸之滌。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蓬生。漸漬也。染也。將溺也。言

心役

關尹子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有際則有限。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言有情有識之人。皆為天地。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則氣從之。乃有氣氣之所。則形應之。乃有形。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之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游於太虛。則形氣皆不着。物安能役我哉。

徐奮職評

人心原從天地陰陽來。而不免為天地陰陽所制。蓋以心裁於形。萌於情。動於氣。而觸於物。爾因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陽。有陽則有陰。陽氣則有情。有情則有物。是火自薪生。而還以燒薪也。此篇說破心之所以見役處。能透此關者。我可以役天地陰陽。不能役我。

我心流轉造化

關尹子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為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物。子中之相。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芽者。前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於我者。皆攝之以一息。一息者。視之。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宋明皇評

此即五廚經所謂覺心緣心是也。體道者能悟道。為一則外物不能轉移我矣。此關子見道深處。

心術善移

子車氏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也。而三豚。尊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粹而白。惡其弟類於己也。弟類不啻而殺之。決裂其腎。腸。廉盡而後止。其同於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休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扼附耳。咕咕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力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蹶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用戈兵相。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猥。

聞子將評

惜子車氏之穎發一段翻雲覆雨之人情引喻甚奇而文字簡古意思至深如百煉精金人人心賞

善惡不欲強為

子華子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北宮子

北宮子之名。北宮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其謂未得終

是熱蘇之弗繼。餬其頤頤於人。

謂寄食。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全其性。子華子慨然變乎容。有間曰：意

是何言歟。善矣足願。而惡矣足違。吾語若也。

聖人不出天下清濁。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喪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

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惛。

安善其殆可乎哉。善去亂弗艾也。而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噫。有是哉。願畢

其說。子華子曰：人中也。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

事物交滑。如理亂。禁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

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經寸之地。如冰如炭。

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物生蜀不。明弗居則

耗而又奚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洎今如大羹之未調。

詭誕。今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薄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

付。常與道謀。去美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

以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言已為善。則不善。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仇。

耶。子而弗受。俛而弗納。則必有忿憤之心起。

而與我立敵矣。以我於願之意。而接彼忿憤之心。何為而不聞聞且不止。小則豈

凌詬。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

於殆矣也。殆亂。

茅鹿門評

大意欲出於無意為善。違惡皆有意也。此篇出入老莊語意。而章法句法字法亦出一律。若如哭而實不知哭。似吟而實不吟。似破理而實不破理。竊從一點靈機化出。所謂百煉金精。假成奇品。是真諸子亦幾也。

勢利之心

子華子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氏焉。接之而弗舍。

求其與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

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自慎緇而豈有所不得哉。

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利令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質本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繆當時評

始疑其為己物。猶可言也。既知非己有。而強求則惡矣。利之惛心。可笑如是。

人心至神

楊子

或問神曰心神謂精神知已之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潛於天則知天天地神明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

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贊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

存神索至聖人如天常於神也成天下之大順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周季侯評

天下至神莫過於心而千古心學莫過於孔顏文字簡短非深加理學者不能道見乎此書中之意者

大人不盜生

譚子

天地盜太虛生人蠱盜天地生螳蟥蚱丁盜人蠱生螳蟥蚱者腸中之蠱也食物之嗜味螳蟥蚱安守所謂好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蠱虫蝕木木盡則

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類天其類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螳蟥蚱安守所謂好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蠱虫蝕木木盡則

虫死是以大人錄清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非盡去之也只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螳蟥蚱死而我長生好臣去而國太

平

袁小修評

千古亂臣賊子只是於生死關頭看不破故貪生惡死做出許多壞事以自損生此篇其明戒也

藏氣蓄精

譚子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喻其日間自覺所守心神也夜錄神芝喻其夜間自覺所

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奸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

何為多少之故也

黃經甫評

精與氣相乘而成人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精可以不耗耗可以暴者至

忘形求情

譚子

琥珀石能呼腐芥也朽草丹砂不能入焦金磁石不能取價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養萬物之靈食天

人之祿當天理順人心不一陰一陽之謂道惟大人能忘形求情則陰陽

喬君求評

相裨無不濟也吾人何必屑屑焉惟形是拘

和性

夫歐冶善造劍者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性柔則柔均最則為善矣

良工塗漆漆緩則難幹急則弗牢不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也人之含性有似於茲昔徐偃王執而國滅齊商公儒而身

亡出左此性太柔之失也猶劍之太柔則卷也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則則折也楚子西寬

而招敗郭莊公懷而自禍此性偏急之災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子性緩佩絲絃以自急見漢書彼各能以一

物所長攻其所短焉

李少文評

人性有剛柔緩急貴和以濟之彼柔以處剛剛以致偏偏急至於召災是未知處剛柔緩急之道而失之者也

性有所偏

劉子

累榭洞房珠簾玉屏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囷糾結猿猴二之所便也人上而慄服慄五骸六體咸池蕭韶

皆樂人之所樂也戰聞而振懸瀨碧潭潮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飛翹甘煙走貍美鐵抱仁義性鴟鵂智信之性嗜蛇人好翳泰鳥獸與

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佐也人共稟二儀之氣稟天地陰陽之氣俱抱五常之性抱仁義禮智信之性雖賢愚異情善

惡殊行至於目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粗識未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

以皂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臭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其反矣眴視巧笑此色之眾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

之貌音醜嫫母醜貌也黃帝愛幸之貌不易洛英之麗洛英美人也陳侯悅敦給之醜狀弗買陽文之婉姿敦給醜貌陽文美女炮美煎鴻臚呼各切規

牖此味之熊此味之眾口之所嗜文王嗜葛蒲之蘊不異熊肝之味陽春白雪宋玉對楚王曰其為陽阿嬌露陽春白雪國歌嗽楚採陵

美者此音之眾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絲琴瑟之屬之響魏文侯好拙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鬱金酒玄懷春

蘭秋蕙此味之眾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龜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眾相反則到白為

黜變苦成甘移角成羽佩猶當黃痛臭味黃香味也漢書云黃痛不同器而藏美醜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方孟旋評

人性不甚相遠故聲色芳味各有定性善惡之分酸無明白乃至於好醜無定愛憎異趣者豈好惡之性與人殊哉性之所有偏也

去欲養性

劉子

煙生於火而煙鬱火水生於水而水過火故煙微而火盛水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性滅是以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而所以動之者風搖之也老子云風入山則木搖水入水則魚動性清而所以濁者土渾之也土渾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慾能使人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蠅蠅蟲木樹抱蠅則還自擊身抱慾而還自害故蠅盛則木折傷其枝則慾熾則身亡人身慾熾則將收情慾先飲五關謂之五關五關乃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綠色命之伐性之斤害其至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淫聲足以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味足以鼻悅芳馨命曰煙喉之烟人能煙身安羣命曰召慶之機安適足此五者足以養身亦以傷生

丘毛伯評

大抵諸子論養生多不道五德而只論五關蓋五關不破則五德不得入也是故慾去則理存勢不兩立者也

心體原是太虛

左真子

荷水為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爐火為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蜺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實一物也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莊九微評

以客形主客詳主客文字不滿百而奇時可愛亦若荷水之珠爐火之輪矣

修真達性

天隱子

易有漸卦老有妙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一曰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成何謂戒戒以深身虛心謂不中堅何謂安處曰深居靜攝不為外物引誘也何謂存想曰收精復性常操其心也何謂坐忘曰遺形釋我忘其形骸何謂神解曰萬甚通靈即萬物一視之意

何半我評

又詞卓麗者多不出於理人之口理學純正者多不足於文人之風然觀宋時諸子有粹於理而不迂濫於文而不詭者此其一也

聖賢心法

真子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雖危道心雖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慾有懼惟慾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取匪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仁曰義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一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禮姚法似姚是舜性持綱絜維昭示來世咸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衷或一屋漏雖隱密使有愧四非當克動之非禮言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萌孽之生春嘘物出難夫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愛一捐肩背執爵執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辯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故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者奉拱聖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熟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寒是懼爰輯恪言以滌肺腑明牕几清畫爍重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徐敬茲評

真子此篇言言皆法心之要乃克舜孔孟之傳當列之經不當入之子俾有老莊者識邪正之辨耳

本體淵源

張子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孫功甫評

聖人焉而能寂動而能靜處於游移遷徙之途而不失其正者其性盡也盡情故能一形感可謂知性之言

水清喻性

吳子

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然黃河之水竟莫能清者何也清循其初原者水之初也濁於泥塵者由其地而原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世之學者既濁於氣質而又日穢於外物不復其原之清而返益其流之濁豈性之罪哉是知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耳

魏雲起評

於雅濁而可清之性常存人雖惡而本善之性可復信在人之善自清而已

論心動靜

海瓊子

人方心動之時六腑烟昏七竅風號寸田荆棘靈府猿猴悲欲海虎墮世羅生死岸濶人我山高功德塞林化作蓬蒿清靜
省屬變為千戈憂悲於患難之途老死於名利之寓經云吉凶悔吝各生乎動者此也若其靜慮之時心天雲朗性海波澄丹田
下穴也花燦華池上津也水生生物我俱忘寵辱不驚松風月與為兄弟猿溪鶴堪結友朋逍遙乎幽寂之內徜徉乎虛明之濱
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此也吾將杜雀牙鼠角於無心之地爭訟也吾將息齋靜頭於不事之域也
夜月何事筆竿沸耳醕可澆晚曦殆勝綺緞盈眸群遠人為風騷之交聯羽士為方外之友豈羨鵬行驚岸越趙於廟堂之上
雕蟲篆刻辛勤於几案之間

吳宵野評

摹寫心中動靜光景如向日噴水為虹為蜺為雲為雨多則十萬少亦八千奇哉奇哉

人心員滿

祝子

世界原自缺陷人心原自圓滿吾人當以圓滿之人心圓滿乎缺陷之世界不當以缺陷之世界缺陷乎圓滿之人心
馬君常評 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持就人心論耳何常復及世界哉讀此可以有會

自性難明

祝子

千生萬劫只在此生一生百年只在此日此日一信歷萬劫而不磨一悟則此日一疑度百年而若夢
難明珍重當下機緣在理本莫教當面錯過
唐士雅評 千古之道只在吾人一心一生之心只在一朝悟道一朝錯過一生受迷慎之慎之

病狂喪心

陽明子

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瞋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為是也雖危而不比過良醫也甚至沃之以清冷之藥而
殺之以神明之劑則為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過斯人之

晚也然病狂不復者反從而晒唁之以為是變其常

沈無回評

此喻人之迷於私欲者得數或而後悟其有不悟者猶然欲蔽也甚矣人之不可自喪其心也

謹守其心

陽明子

謹守其心於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恐陷其赤子而失所愛也若捧萬金之璧而立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恐墜其金而失所寶也謹守其心於不善之萌焉若蠅毒之投於羹也蠅毒殺羹食之即死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凌而思所以勝之也

卓爾康評

此言心上工夫只是謹持其善而謹防其不善而狀其光景極為切當文字妙甚

存始反始

天地之始渾乎國之始璞乎人之始嬰兒乎嬰之漸而童也弁也髡也勢也亦理也因時而節之存始可也存始謂存其初心也反始

則謬

蘇石水評

異處全在反存二字道理甚微讀者請自思之非明於理者終不得其解

天君泰清

新新子

聲色臭味安佚五寇也賊心也物意必固我四靈也功名富貴二豪也四靈五寇內援外次主二豪家而天君時受其侮天君幸而覺察天君乃命五官整師五官耳目口鼻四肢也六府扁鵲百職效役披忠信之甲曳執禮義之干櫓以殄靈賊冠屨其豪而清天君之

巢柏楨評

想落天際筆勢雲外學者有此重心揮毫時自是奇特出人頭地矣

真心俱為物

天湖子

機息即有月到風來月到天心風來水面此景象清不必苦海人世佛家以人心遠自無馬足車塵何須鎮疾丘山隱士以丘山為錮疾故人種真文章俱被殘編斷封錮人心自有部妙鼓吹却為豔舞妖歌湮埋

凡了得此人一生者只是得赤子一心耳赤子心無不有者更一物以益之則本心便損一分矣此段非堪理學人不能如此道說

性無不善

復元子

月照萬川各具一月光性理書云月落天生人人各具一天性光無不明性無不善有善有不善者因氣有純駁也加澄治之功月光無不明加變化之功人性無不善

馬君常評

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孟子曰人無有不善則性之本原原善只緣氣有清濁質有純駁故不可不加變化之功

道心人心

飛修子

天下無人心外之道心道心即人心之淨處也天下無道心外之人心人心即道心之着處也人心淨處始見道心以是知道心微道心着處皆是人心以是知人心危青山綠樹出朱晦是牛山之木嘗美的景象非望聞雨後之孤蓬原是滿江風浪雲淡風清出程明是陋巷之樂不改的光霽非會得近午之天機午天日只道偷閒少年

郭在中評

學問兩後孤蓬兩句一字千金不與易也知心者曰然

杜外固內

筆洞子

鷄鳴則胸中有虞舜平旦之時此心清明是本來的根子從中發露須嚴杜其外者之攻外者謂勢利鵠至則眼前無英秋是聲色諸物也

郭士俊評

不杜其外攻則需盡殺入偷吾種子虞舜被擒矣不固其內守則當前錯出入人死局要秋請去矣

道體類

道者覆天載地

淮南子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廓大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裏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源流泉湔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湔湧也冲盈也源泉始出處徐流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施用也周之無窮而無所朝夕周之無窮也舒之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模覆六合言滿天地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舍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絃綱也章明也其渾而渥渥源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

百子 內篇 心生類 道體類

此段託言道真
無微而不覓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有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蠃飛蠕動蠃飛虫行貌蠕動也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

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莫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蓄積。而不加富。收斂蓄積。國有常賦也。不加賦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施棄授。而不益貧。布施棄授。

困乏不足以旋縣而不可究縣猶小也纖微而不可勤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眾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

薄殺之而不殘，斃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殫，忽兮恍兮，不可為象。恍兮忽兮，用不屈兮。恍忽無形貌故曰不幽兮冥兮，應無形。

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興剛柔卷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也俛仰升降也

此段言道無象
而用不屈確語

眾妙之門

道可道也，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也。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當以無名稱之。謂當貴尊崇高世之名也。非常名也。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可名。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食。

開明內雖胎昭外以惡視無名天地之始也。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是其所由生也。萬物

長母大君天成地熟如母之養主故常無欲以觀其妙也
人素能無欲則可常有欲以觀其微物與盡處也觀世俗之歸計越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常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受氣於天又玄天中復有厚薄得中和

亂污辱則生禽淫也前知天中欲守中和是誰知道要之門戶也

正要到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段之正意

道法自然

有執王滑王屈王步王天地王生王一王道王也王。窮王寥王寥王獨立王而不王改王厲王行王而不王殆王可以王為王天下王母王也王。吾王不知王其王名字王之王仁王道王強王之王也王。

名曰太曰速速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注據地法天法道法自然

老子

老子